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祭文

祭伯兄少溪公文

予父南溪府君母李孺人產予兄弟三人從孩携間稍稍露頭角府君輒色喜謂予兄弟無論儒與農當俱有成立已而予舉進士宦遊於時而予伯兄少溪公暨季弟艮亦遂抗府君遺業起家累數百千府君病且没一切僮僕田宅不及分授也然府君没予父事少溪公公亦推府君所愛而友而

拊之繇兒時束髮以迄衰白無閒言無怒色斷斷
如也僮僕田宅府君不及分而少溪公奔喪來歸
得府君所口授季弟艮者首以贍族屬之貧又次
及異母弟然後按所遺互爲瓜分之予與季聽公
口畫甲乙而授絕不知絲髮而刀錐其閒也予仕
四方者十有七年坐忤執政奪官來歸而公始携
季入貲由國子生爲郎出參軍粤州再判南寧而
季亦尋入汴當是時予兄弟之游仕尊卑不同秩
後先不同時而公所奮廉白抗職翕然有聲以材
吏聞葢非予與季所敢望也十餘年來予旣衰無

復翱翔四方之志而公與季亦僉致其仕以歸且
共郡之諸縉紳長老爲社遊當其春而芳草秋而
白鴈未嘗不從角巾竹麈欣然佳山水間可謂樂
矣而天何以遽遺之疾而奄然以逝也嗟乎公年
七十有九予後公六歲季復後予三歲杜甫云酒
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予兄弟出遊并
里閭公飄鬚渥顔於前予與季亦稍稍傴僂於後
衆未始不嘖嘖羡也今且鼎折其足能不悲哉謂
公之葬亦鄰耊矣物無不盡生爲逆旅所痛者予
之子與季之子僉已稍列仕途而公之諸子及孫

彬彬齊魯矣於今猶未及由明經掇一第語所謂歲不我與時不能待公得無或有飲恨泫然絫欷者乎雖然天地有缺陷日月有盈虧于倘未即就溝壑當爲督促諸子孫輩以償且慰公於九原也公其領之否耶

祭姑夫唐白野先生文

嗚呼公繇束髮補博士弟子員操觚爲文章輒試高等幾五十年于茲當時同舍諸生及帷中士稍稍翱翔中外最者入翰林累官尚書或尚書郎及二千石以上而公獨晚歲僅由貢爲丹徒縣學司

訓未幾徙青陽縣學諭公且以重聽罷携妻子以歸不四三年尋復以盲廢嗟乎公之仕位不及再命祿不滿百石然無他嗜好惟三代以來圖書典籍之癖與夫古今稗官家及一切博塞詼諧之譚方重聽時予適罷官歸猶及時時携之畫字掌中亹亹宴言不置也及盲廢則履不踰戶聲不徹帷而予時時過之僅附耳一二呌號耳吾姑已沒所遺諸子間頗知讀父書然愈貧且窶於今猶未及爲祿養嗟乎抑亦可謂坎壈之甚者已雖然公少所同遊零落殆盡獨能遲其壽筭享年八十有七

豈語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予近睹世路轉以迫窄大都願爲目無見耳無聞者然則予雖不及共公之生以歡且娛猶當及公之沒以弔且慶也天壤之間古今一噫尚饗

祭亡弟參軍文

伯兄方九月九日棄我輩未匝月弟即病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奄然而逝嗚呼天胡割我如是之憯且遽哉吾之始哭伯兄也謂鼎折其足今弟復繼之語所謂獨木乎爾奚以之林獨鳥乎爾奚以之羣哉兄也七十有九弟也亦七十天不爲不假

之筭矣然而我今七十有三歌棠棣而前無唱歌鶺鴒而後無和形與影相弔神與形相嘲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而今而後閭里之間吾之鳩杖而社且醻者無與俱矣谿山之間吾之載酒而携客以遊且遨者無與從矣出不睹鶴髮而相携者之武入不及斑斕而相屬者之塵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然而長姪夔已及仕爲叅軍而光顯於朝矣仲姪龍蚤殀而婦拊其孤矣叔子皐抑及遊太學行且待次服官矣諸孫間亦已稍稍露頭角綴詩書矣弟所飲恨於九原而目不瞑睫者特季某也僅十

一齡不能不呱呱而泣耳然弟病彌留時阜也同諸族庶姻黨抱箋而濡墨以告曰吾兄弟三人頼父各及年之冠且壯以完爾室卜爾廬瓜分爾田與貲殆且萬矣而幼某今且以孽孤所遺田與貲似無幾幸及吾父未訣時即籍記之予謝不敢固有若母在也阜復欷歔流涕曰母且病痿矣况弟本孽子於是前問時兩甥及阜所故嘗司筦鑰而知之者獲見存田八百畆別屬三兄弟之奴者五百五十金米穀二千五百有奇他所貯僮僕什器稱是大較猶及五千金而羡也予輒手次之弁族

屬姻黨共爲魚貫而尾押之以授汝妾矣時兩甥復議長子夔茲且以行役南還自今以後妾與某隨母輪膳三兄弟家一切門戶不以遺所遺田與貲金聽夔與皐兩劈而中分之歲各代爲十一之息以需某之婚且立而後授之然則五七年間抑或庶幾諸兄弟者什七也星者或云吾之筭尚遠倘徼兄與弟靈遲之十餘年則弟雖生不及其長且冠沒猶冀其成與立也是皆汝兒夔與皐事也抑亦予責也於乎爾且屬纊令巳偃木吾爲卮酒并芻一束尚饗

祭孫司空文 代人作

嗚呼哀哉惟公釋褐讀書中祕及拜夕郎伉直當世出按豫章奸墨斂避督學關中文章赤幟已而徧歷藩臬聲籍巖廊遂領中丞節鉞鄖陽允文允武不柔不剛矯矯虎臣膂力四方於是之時道已光顯 中朝推轂言還翰院禮部侍郎司成攸典公且引疾逡巡偃蹇 天子璽書召還陪京晉秩司空翱翔列卿謂士著蔡謂國典刑胡天不弔遽殞其生訃聞之日中外如燬儒紳流涕閭里罷市賜謚易名賜葬崇祀勒銘鼎彝炳譽青史嗚呼

哀哉侍列清華官至侍中世猶共惜坎壈困窮翳公學問慎獨爲功康齋白沙後先攸同驥褭之材或靳其笄鸞鳳之德或曳其翰天道猶弓屈張若亂大哉旣易諱士也永歎嗚呼哀哉梁木其壞兮喬嶽其頹斯文中墜兮圖書陵夷某也門生兮我心孔悲鬱瞻南斗兮能不涕洟嗚呼哀哉萬里遣使兮生芻一束情不能申兮悲不能贖饗風長號兮五内若斸山川間隔兮爰訴我曲嗚呼哀哉尚饗

祭俞小江文

嗚呼嘗聞老氏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豈天之道

然邪予與君交垂二十年每睹君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弟依於悌與人交言而有信分財廉處閭里鄉黨下及僮僕之屬恩而有禮而卒蚤歿其歿也上不及母氏之終下不及孤之立嗚呼豈天道之固然而遂令君之没且賫志邪然而予苟一日未歿事君之母與拊君之子縱不能朝且夕於其側竊嘗覽君所以拊泉亭公之孤没不食其言而予恐獨後君也乎哉兹特遣使吊君併移書以叮嚀君之侍婢及蒼頭輩吾當爲君拊其孤恤其廬併銘其墓異日黃泉相見當與君如生存時無慙且

汗也尚饗

祭亡兄少溪暨兩嫂文

姪輩啓亡兄南寧府通判少溪公暨亡嫂黃孺人繼嫂郭孺人之柩合葬於西金之原弟坤具牲醴致祭而告之以文曰嗚呼玆丘也卽兄所憑堪輿家卜爲壽藏而左右則爲兩穴以配葬兩嫂者也時黃孺人沒且四十五年郭孺人沒亦二年豈不欲卽日藏其環珮妥其靈哉以他堪輿者來共指而謬之故逡巡留滯以至於今及兄去年病没數共姪輩徧度諸名山而未得也今且倏爾舉事亍

甚惑焉及詢之兩堪輿一爲天長劉君一爲浮梁張君姪桂嘗携之過所封壽藏處謬指爲他家墓原也兩君者亦嘗漫云某沙某水某朝案合葬法已而衡陽周君來則又唯唯無他議予猶色沮之然懼而不敢盖按古者春秋所稱卿大夫及士庶人之葬各以時或踰時而不克葬則識而書今且歷年多矣其所不敢沮者一也予少共兄弟輩卜葬先府君南溪公所携諸堪輿家偏度湖中山水越三載卜金不吉已而卜唐村之原輒吉唐村者蓋即南溪府君所少嘗手樹桑而力蠶者間嘗口

授予兄弟輩百年後當以封遺骼也其事載唐太史誌中令聞季姪楨初亦欲沮之私以禱於兄郎夕夢兄與嫂金殯之樓而日亦照焉俄而夢中卜卜復習吉然則茲丘也抑豈兄所手樹而自喜者大較與南溪府君故事合其所不敢沮者二也又按成湯無葬處孔子葬其父亦自謂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無識然則古之墓世不能考盡其山川者多矣楊王孫遺令羸葬而劉伶則載酒自好以鍤相隨繇此言之賢聖超曠之士其不滲漆於青囊所指言者衆矣即如予所自卜爲壽藏者幾

三十年數以卜築則又數以從今僅獲武康一區抑自謂佳山水而姪輩又以他堪輿所從而口吻呶呶者未置大較鬼蔭之法起自近代半驗半不驗況世之習堪輿者大較甲可乙否人各異指乎卽欲從姪輩他卜又不知異日所指者何如其所不敢沮者三也嗚呼今且聽之矣兄與嫂其安之耶抑否耶夢之所示其偶耶抑亦兄之靈於九原之下所自好者固在茲耶葬且亟姪輩所屬誌兄之墓與銘乎猶不能及茲且封特告之以文如此而于所爲嗚咽涕洟蓋欲從兄於猿鳴鶴唳之間

而不能盡者尚饗

祭朱白野方伯文

嗚呼公之立朝本末矯然古之素絲羔羊之風間已見於贈文公之孝於親篤于閭里其細行若櫛髪其病且沒若深山面壁之僧也則又揭而書之乎宿草之墳嗚呼公與日月俱遠矣而予家內外姻族公所按節翼而覆之者則生所不能報沒所不敢忘予又何以絫欷於衡山之雲嗟乎五湖之曲三湘之濆其相去五千里而遠也况予衰且耄不能如徐孺子之炙鷄漬酒以奠也已而嚮風流

湧則又或與七十二峰之山靈若降若登若遠若近與公之神相爲太息而氤氳嗚呼月照兮空流光猨鳴兮空悲羣湘纍之在江上不知能助予之訢且泣否而公其聞兮無聞尚饗

祭司理張母文

嗚呼簪珥之行非外庭之所獲睹也閫帷之言非縉紳之所獲聆也惟我司理公迎太夫人就養郡邸稍稍聞公敬共不違色將有道其出而服官甘苦茹澹非其祿不以食且衣不異李景讓之事鄭母也其所鞫囚讞獄一切减等不忍附世波之疾

苛察於以獵聲問而市宦遊不異鄭善果之事崔
母也頃者中朝徧召郡邑吏之最入補臺諫獨遺
我公郡之吏民方漆漆然而太夫人何以忽爾仙
逝而不及遲公之羽儀於天朝也然聞公之報政
聖天子採按節使之書其最按故事而賜之璽書
以封霞珮明璫之寵亦彰彰矣第郡之吏民所不
忍司理公哭泣之聲哀毀之容而于所最痛者素
旐前矣于欲引紼而無從神其有知鑒于素衷尚
饗

又祭亡弟參軍文

嗚呼悲哉予銘爾藏甫及屬草婦隨凋喪中心如搗蔞兮皐兮十日舉旐生也拓家言歸于好沒則遠行復同宅兆嗚呼悲哉鶴翔兮月明猿吟兮霜曉千秋兮不歸空聽兮羽葆天地兮逆旅幽明兮間道我歸兮中林白髮兮焉老尚饗

祭姚海屋文

嗚呼海屋先生山川之靈氣旣卓犖韻亦鏗鋐其文章則斧藻乎詩書其行誼則幅尺於典刑在漢世則可擬之乎賢良掌故於唐室則可列之乎宏詞明經惜也少而省試不幸數爲有司所擯及其

晩而待次始及貢之　天子之庭出訓新淦大雅不羣徙令廣濟吏業有名假令授之以一第固當馳騄王路黼黻承明而豈特區區乎博士下寮之稱已而罷官來歸搆廬南城閉戶讀書輒謝世營或躭乎百家之奧或漱乎六籍之精予也謭陋言託文盟嘗携小傳以屬贄請生傳以要銘蓋將于我乎百年泉石斜志沈溟豈謂遘疾遽爾蛻形其始也以嗣子外交而箕裘之殘缺其繼也以羣小內訌而門戶之飄零近且出遊無方飲恨吞聲遂致辟穀倏若遠行嗚呼吾攷古今孰問吾抱文

兮孰許吾放歌兮孰和吾長嘯兮孰聽嗚呼吾欲
排帝閽而號訴之嗟鬱伊其無能欲再起兮靡路
望重泉兮涕橫尚饗

哀施南石太學文

南石先生之没也其友人茅坤哭之慟迺爲文以
哀之其辭曰君其卞之山石齒齒兮胡然而一夕
其崩且摧君其苕之水波漣漣兮胡然而一罄其
涸以夷嗟予少慕菁陽先生兮覽其文而誦其詩
已而兄事長公相縮帶兮復及弟視君而肩隨道
誼固鏗然其金石兮而氣韻則鏘然其塤箎時予

舉進士奮王路兮君獨纍然太學其來歸中道而棄去兮築園林於河湄廣且百畝兮間以曲坻前列梧陰暨蘿帶兮後檻松華併菊蕤貯絲桐與石磬兮兼漢鼎而周彝緬飛塵其隔水兮謝俗駕其不窺吹洞簫而鼓枻兮友玄眞與天隨予亦罷官而解紱兮共歌白雲而採紫芝之予且唱而君且和兮願分丹竈而卜漁磯數疑白首其同歸兮豈謂君忽長逝而莫追巳焉哉天寔爲之嗟予五内其若錐扣九原其無路兮歎長夜繄何期聞元伯以巨卿爲死友兮殯車遲白馬而不移孔北海之悼

蔡中郎兮顧貌虎賁其伊誰羊曇行哭西州兮零
落山丘抑何悲夏侯之好飲兮倘彷彿其在帷原
父沒而貢父繼兮子瞻之痛將疇依聊嚮風以投
弔草兮欷歔太息涕漣洏

祭俞小江文

嗚呼小江之病且篤遣使移書告予曰彝不幸遘
病旦夕死上有八十之母不及養下有七齡之孤
不及撫公其爲我暨公子章丘君善護之兹萬曆
乙酉秋八月五日也予泣諾君所請九月間君竟
沒予遣使函文祭之且移書陸姊諭令善事君之

母拊君之孤謹操莞鑰無失尺與寸一切家事聽君所授俞池兄弟因追記故所嘗扣君家業絫數千金按歲所入與其出計當歲可及百金而羡二三年來數時時遣使視君之母與孤時時爲書丁寧之者如此其書可覆也間以君家事屬故桐廬令楊公楊公曰諾又屬太守鄭公鄭公者故嘗令予歸安於予有肺腑交已而楊令徙官去南海曾公來代予適從省城覲曾類長者予再拜稽首亦以君所屬屬之曾故嘗覽予文章而締以神交者下車之夕輒遣使呼君孤兆麟手摩其頂而慰之

曰聞芧公於汝父有生死交故嘗以而父所屬者
屬我今而後族里奴僕間有陵轢蹂踐及而者悉
以聞我已而君之家適以里賦從事曾弗寬恤之
豈謂君所託奴俞池瞰君之沒無他兄弟內所携
孤而朝且夕者惟陸姊而已既屬簪珥閒毋敢出
帷而君之母又衰且耄與其妻日夜狐媚之不獨
竊君故所貯之貲併君所遺田地賣廢者幾百畝
矣予所遣使過視君家稍稍聞池夫婦玩弄母氏
若贅疣然佹視陸姊若奴隸也其弟俞湯所從君
而孩髫過予者君嘗時愛之如子近亦不免隨其

兄且狡矣而較之池其罪稍薄竊悲君既臨年而以家屬予予既不自量業巳許之其敢負君聞曾尹既罷官去予再移書泣而聞之鄭太守公太守公仁人也君家事當必不靳以身捍者予將乞太守公法削俞池夫婦之後仍籍其家姑聽俞湯職掌之爲手冊而印鈐之者五一以授兆麟一以授兆麟之外家蘭溪章氏一以存之府卷一以授汝在及君之友吳大鳴一以藏不肖處約湯曰而今而後一切内外家事不得如兄池乾没挼歲所入與其所出當如君故時歲貯百金而羨以需兆麟

之長且婚君之殯三年矣予於君所屬纊時而許君者如此故於今不敢自背也君其以爲然邪抑否邪尚饗

祭亡叔觀瀾公改葬文

叔父之葬花溪也蓋吾叔父自謂少習靑囊而得其地之至者其沒也携吾手而訣曰汝第爲我葬之此法當以卯山酉向巳而豐城劉生來亦如叔父指且謂面浮印二層而左右水與沙帶絡如交牙其去東北也一里許而又接西北逆而南來之水復走里許迎西南東南之二水以滙於其後玆

固吾叔父所自實且謂栗木村之葬澹菴爲最玆特次之及卜葬未幾庶母歿五弟與七弟相繼歿其婦與子若孫婦則又歿而今年孫一家又歿僉少亡者且家日以落故所遺產且半毀矣故予同姪謀爲改葬而栗木村先塋之東二百步予嘗得田一坵盎外從西北西南及南來之水僉從巽入而縈流於其前逶迤而右從先塋以出而左復有二水以層抱於其後法取亥龍丙向而迎巽玆地也予識之十餘年矣而頃者豐城王君復嘖嘖稱不置予猶以叔父之入土幾三十年遲疑者久之

及啓故所葬者凡五棺盡水且溢槨矣不勝悲且泣豈嚮所築墓宫不如法邪然三和土世所共尚者今年旱乾河流盡涸矣而穴之内獨若此豈地自爲爾邪予同姪謹以戊子十二月二十四日移葬于兹大略湖之平地以水爲塹法不當穿坎深今特培土甃磚以葬嗚呼而今而後不知吾叔父及嬸母以下其所藏遺骼而以廕子若孫者何如也或曰三水之縈若縮帶而左從巽以入右從乾戌以出合堪輿家法後固當有詩書而冠蓋者出矣其然邪抑否邪澹菴公之葬堪輿家盡圖而載

之以行于世謂吾父子舉進士科第當累累不絕堪輿家金矜而誇之而今叔父所葬處亦即故葬之門戶得無亦繼之否乎天之佑否不能知然於兹亦傳所謂親喪所自致而盡其心也已尚饗

祭亡壻金鶴楚文

嗚呼吾之所欲憑棺而號哭嚮風而涕洟已詳載之誌及銘之碑冥路已隔夫復何辭第與結髮所生在子惟積在壻惟君與懋德十年之間相繼凋亡少且壯者旣零落之殆盡而吾之老且耄者又何能支拄而久長嗚呼殯車已啓兮寢之帷素旐

巳翔兮河之湄玄宮且卽兮心之揺泉臺茲閟兮魂之馳而今而後無復可追固知天地之爲逆旅古今之爲一瞬然而骨肉之間刺腸剸腎誰謂釋氏之徒苦空而于情抑何能忍酹之卮酒五内巳窘神其我監玄壤無殞尚饗

祭居省心太守文

嗚呼公以悃愊無華之士剔歷中外者幾三十年而所至民謳所去民思然宦轍數坎壈而蹇連方其綠苑馬卿而左遷公且欲賁志於林泉公雖不能市交以翱翔乎霄漢抑未嘗忤世而胡爲徽消

於鷹鸇再補常德稍聞治聲家屬方携凶聞前迎抑冢子之未幾復殞命於客程將謂天道之福善而禍淫兮公則恐恐然冠履之不勝將人之惡盈而好謙兮公則循循然幅尺之是繩圖史四壁蓬藋一丘豈古所稱久宦者特減產而窮愁乎旣以弱息而許聘乎仲子語所謂同舟而失維乎中流痛孀處之無托閔諸孤之伊儔嗚呼悲哉予將卜公窀穸問公田疇內所仗者孟季之諸昆而外所捍者壻君之一籌嗚呼巳矣乎天寔爲之謂之何哉兹特薄具俎豆醑之壺觴神其有知來格來嘗

尚饗

祭積兒文

嗚呼爾以驟褭之才而困於粉黛與麯蘖以馳騖之氣而窘於囹圄與縲絏玆固我之不幸與不德抑亦爾之自戕與自孽也嗚呼悲哉世或謂儻宕若孔融而操且手爲殺之藻鑑若禰衡而操且搆他人害之以予觀之融之封疆之言得非犯其左腹巳乎衡之漁陽之摻得非啓其姤心巳乎老氏之誠孔子者何如也而爾不能持以此招尤輒以此賈禍予之所深痛而裂肝腸飲涕泣而無如之

何者爾既沒而汝子元禎稍出爾所手刻雜詩拗及從獄中所自序千餘言予覽之一字一淚者已焉哉謂天爲之乎謂我不能救而卒以殞爾之軀乎今元禎卜葬湘溪之墟山明水秀縈廻若帶當其鶴唳猿吟松陰月寂語所稱地下修文郎爾或以之自嘲自釋者然而弔豐狐於營丘哀翡翠于叢茗明之不能慰若父之存幽之不能送若母之沒不知九原之下其所懷悲而抱憾者何如也尚
饗

祭王敬所少司寇文

嗚呼公之學上下千古矣而其所可聞見者或諸
子私抄與夫宋元綱目諸書公之才經營四方矣
而其所及指賭者或淮海漕議與夫閱視塞垣諸
圖然而望之所嚮數以譽起而名之所收抑數以
讒阻是故翱翔王塗馳騁當世僅及新鄭相公五
七年間耳其他若華亭則窘而縶之於　肅廟
之時而江陵則又忌且摧之於　今上之始賈
誼年少漢帝非不知之矣而絳灌諸公則從而出
之長沙李綱石畫宋室非不亟之矣而汪黃諸人
則又從而置之提舉假令側弱諸王或及見之施

行而何以有淮南七國之憂經理兩河或及久之
樞筦而何以有建炎播遷之患迺者　天子輟
朝青宫未立邊塞兵端中外洶洶或欲建議驛召
公輩而忽以訃聞矣嗟乎嗟乎公之位在卿貳不
爲不通顯矣而予猶歆鬱公之年及七十不爲不
眉壽矣而予獨抱泣盎以干將之劒不及剸刃虹
霓也而特以試之鳧鴈犀兕之間騕褭之材不及
蹀血萬里也而僅以困之老驥伏櫪之下此予所
以東望海上不能不爲潸然出涕而嚮風以號也
所爲慰者公之諸子翩翩乎潁川荀氏矣盍以掇

巍科奮明時而于之中子則亦稍稍附籍通家而他所讀父書者未艾也嗟乎嗟乎公於九原當或爲我而兩相欷歔而亦兩相襟期者已尚饗

弔孝義先生文

孝義先生者少宰沈公一貫所題　勅贈監察御史吳公喬栢者之墓以公事父孝及撫諸昆弟類獨行歸道亡者金與燬券解棼類節俠茲固古有道者之遺而　璽書之賜簪紱之寵或不足以盡公於是不書其爵而特私諡之曰孝義先生盇志公所自好也予按古之慕屈原者往往爲文弔湘

江弔長沙閭不自量聊抒微辭雖忠孝不同旨悲愉不同情而高山仰止之思則均之或可以風也已其文曰吁嗟乎先生之起家而貧兮去黔婁其特寸方父之困角鹽而殁兮欷歔流涕無以殯雖昆弟之鴈行五六兮僉顛沛其不以孱獨脫閻帷之簪珥兮營高敞而表疆畛躬操畚鍤以負土兮雜傭作其羸窘逾百日而鳩工兮始聞伯仲翳移襯然且獨附馬鬣而壘石兮縈縈乎狐兎其露寢里共呼爲孝子礫兮于今猶指睹其凛凛已而喪繼母兮又與生我者同悲哀諸季僉流徒兮若不

與聞乎墨縗況有猶子曰榮徵兮少出亡其來歸抑及吐哺而詩書兮相與提携其孔懷其充卓犖者事伯兄若父兮旦暮矢溺其躬携病肺亦肺兮病痞亦痞何異古之劉駒兮喘息呼吸其相隨閒拾道行者之亡金兮或及百鎰而美獨野宿以旅俟兮倒篋歸之不留半旁觀者嘖嘖太息兮睇高風其無畔島夷騷驛烽燧兮州邑老稚其奔竄城守者共戒嚴兮或閉關以扃鍵公又穿女牆以懸餉兮救餓殍其無算吁嗟乎先生之純孝通天兮抑且細行之不能髮櫛以書有司按讀法而榜之

亭兮中丞抑及傳檄而旌其廬百世之下嚮風者皎日星兮予也願附執鞭而景流波挂之一言兮當共閩之山水照氷壺聊以俟史氏採風而錄兮吁嗟乎孝義先生其不磨

祭張元洲宫保文

嗚呼仲夏之朔獲公手牋覽我寄什呼我列仙午日之後忽焉訃傳不勝號泣五內欲剸緬惟嘉靖之甲午兮附公鹿鳴於其鄉茲萬曆之癸巳兮甲子剛週而遽亡六十年來之縉帶兮庚幾管鮑相翱翔一旦蟬蛻而仙逝兮能不懷悲而抱傷客或

慰我公之享年八十有三兮其壽筭固已隆夫朞
頤公之宦遊累官宮保兮其金紫固已首列夫彤
墀況其去國也以直道忤時兮皎乎與日月相光
輝　天子之採　朝議而賜存問兮頎然與宋
之文潞韓魏共委蛇按節使上書以聞兮　天
子輟　朝而震悼行且下禮官以賜葬兮併及贈
謚而祭誥茲或先正胡端敏公之遭兮豈不與吳
越之山川相矜耀吾黨之比肩而遊兮又何必潸
然而唁弔乎獨謂范巨卿之與張元伯兮古所稱
死友而涕漣方其白馬素車以號哭兮執紼引柩

而喪始前羊曇之痛謝太傅兮行不由西州而徹
樂彌年蘇子瞻之訃至京師兮王定國張耒相與
出俸而薦福禪嗚呼嗟凄風兮傷我心望素旐兮
摧我襟爰具奠兮淚淋淋訴黃泉兮深復深尚饗

李仁卿幷配貞婦施氏哀辭

嗟乎君錄孩提與弁髦兮從予綰帶相翱翔並以
姑之子而弟兄兮肩隨鴈次而同堂予釋褐而宦
遊兮君忽中道而殀亡問其年僅二十有四兮遺
孤及寡而悲傷朝飲荼而夕噉檗兮零丁百苦其
備嘗毀容矢不他適兮中道煢煢守空房年且七

十兮從一以終鬱相望于也孝弟力田兮孫也詩書與冠裳其生也不聞　天子旌廬兮其歿也或及錫命而褒章予特欷歔以賦此兮題之玄旐其無忘嗚呼千秋之下兮瞻白雲而山高水長

建縣令任公祠功成祭文

萬曆二十三年所建故縣令忠齋任公之祠工巳竣河南按察使司副使致仕亨坤同姪舉人一桂擇三月十有七日奉公之神位入祠爰具羊一豕一致祭於其靈而告之曰公之佩　天子之印綬而令我邑兮孳孳然視民之如傷適水旱凶荒

之相仍而民且艱食兮鰓鰓然吐哺而拮据勞來以劻勷況先年之積逋兮所司或已謬爲牒完於朝堂方使者之奉璽書而至兮甚且停俸而勒償公入則對上官免冠解帶而請罪兮出則對胥徒疾首蹙額而涕霑裳鞭朴不以僇辱之殘喘兮而追呼不以騷驛乎村鄉嗚呼公非陽城之撫字心勞兮而催科獨拙於其時豈謂戊子省闈之供奉也輒抱癰疽其不支未幾而喪亡也仙靈偃然其逝而不可追兮以年齒八十而衰遲不入郡城者已一紀於斯夜半聞訃而號兮不能不共諸父老

相携以涕洟嗚呼覽公之官舍如懸磬兮無以為斂且殯于出平生所購壽木兮以之藏骸骨而返櫬嗚呼卞之山兮頹且崩若之水兮澌且竭湖之闔城老穉兮若喪考妣其憯裂於今寒暑且七兮無不欷歔而嗚咽于故請縉紳大夫共建祠於峴山之巔聊申歲尸祝而俎豆者之虔白雲兮縹緲綠波兮潺湲百年兮其無訢千秋兮其靡瞻尚饗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行狀　墓碣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頴異甫八齡隨父東軒公遊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以見年㡬父裾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座大驚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凾　璽書賜齊楚　諸王所燕臺輒按圖眺名山賦為詩歌鐃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禰衡也與燕張言河

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安王愼中錢塘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聞翩翩海内矣已而夷軒年且衰公繇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以便祿養於是改南刑部尚書顧公東橋聞人也雅奇公才公至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歸德故州也雎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竊覬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印綬首出鎮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公以彊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築一室於前山之麓且耻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

身也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服故多廢廢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於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弦誦其中予嘗吏粵南過衡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父老僉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珊戛金石抱經倚席讐次如掌蓋漢文翁守

蜀之遺也封以内多名山岣嶁祝融七十二峰之
勝而公既故善詩政暇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
附古者列國之遺郡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既
去郡之薦紳先生帥吏民尸而祠之徙四川按察
司副使公上章乞終養不報歷江西叅政公又上
章乞終養不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數上章不
得也迺過江西邸舍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
公父子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輒過鄒東廓祭酒羅
念菴司諫時時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久之夷
軒公病且革公輿櫬來歸服闋徙山東按察使再

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河南
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邑
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視鼞西齋宮
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南工部侍郎尋卒
於官乎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涖官持政亦數與
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爲聲詩然鑱刻藻麗過南
省則洗去鉛華合轡郎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
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指相高守衡州
則寖寖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乎察公貌
而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又若泠然萬物之外而世

之升沉顯晦不以侵亂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
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爲多公生平好著文
章不事治産内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僉聽臧
夫人操筦鑰謹出入而不之知故公自少服官至
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
披襮風神解以去亦忘公之歴官卿貳者嗚呼若
公者詩所稱不兢不絿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
僅五十而没没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問
識不識相與憑其棺而號爲之潸然出涕訃聞於
朝天子爲之賜祭葬中外士大夫移書臨弔

者不絕公之生平縉帶交惟工部尚書朱公鎮山
禮部尚書董公潯陽及予三人者爲最深公既沒
而予與董尚書公共收其遺文恤其孤然恨力不
能振而朱尚書公猶時時書寄貽嗟乎公之遺孤
僅六齡今猶客寄外家未還也諸僮僕尋亦零落
且散而門戶孱弱如帶矣嗚呼予忍言哉予忍言
哉按公家乘世系可覆者自宋直門秘書郎源自
新蔡扈從入浙於是始占籍德清七世祖舜卿仕
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
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皇父麒麒生公父東軒公

祀由鄉進士歷延平府同知公以南京工部侍郎考滿王父而下並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妻臧氏並贈爲淑人臧淑人先公二年沒再娶吳夫人公之子一人炳齊廕爲國子生女二人長字予兒國縉次許聘孝豐吳稼新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集樞筦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於家　[illegible]

亡嫂郭孺人行狀

郭孺人者家海寧其先世昭乾嘗遇異人授秘方當宋紹興中以醫幸天子因得召見賜姓趙故浙

以西世稱趙郭而世且有聞人矣孺人年十八而
歸予伯兄南寧公公故田家子孺人一旦棄去紈
綺璣翠出爲田家婦事予父南溪府君及予母李
夫人以孝謹稱府君喜治産數當乏絕間招賓客
釜且櫟矣孺人往往色將之甚且私脫簪珥佐之
此予府君及予母夫人所以數愛而字之爲順婦
也已而予與弟艮稍稍長相繼娶兩婦兩婦者僉
兄事孺人而孺人數以所事府君及母夫人者相
推輓而兩婦亦時時得以免罪譴也予女兄弟四
多不幸或少而寡或蚤世或家且中落困而來歸

孺人又能推子府君及母夫人者而骨肉之暹之以衰白無間言也南寧公故澹宕不羈少操貲賈游四方一來歸輒一買姬而孺人輒笄之一日從商舶中載而來歸者二人內外且大駭孺人獨不厭亦輒盡笄而字之故子兄所後先帷侍者十二人燕趙甌粵雜遝以進中或蹌踉甚而孺人僉續而母之不以遺也嘗有寵姬亡花鈿公且疑孺人妬而匿之也孺人竟買金歸之已而姬之母出故鈿他鬻姬始慙謝尋且死孺人猶姬而殯之不以恚怨也孺人執婦道者四十年其他細行里之房

閫或及或不及至於曲處姬貳之間則而不越厚而不渝庶幾乎國風關雎之遺者巳此予婦所以每歎服而私相師友之者孺人所自爲乳子男二人長一相太學生次一桂庠生女二人一適王漢齡一適施守官僉庠生前孺人黄所遺女一人適朱繼芳他姬子男二人一楨一櫝僉庠生女二人一適李之麟庠生一未聘孫男一人明徵女二人孺人撫諸子若孫而教之咸有法所娶諸婦僉以故嘗躬事府君及友愛予婦輩者姆儀之病且沒内外姻族及里巷之媪過而哭之者幾千人或辟

踊幾絕嗟乎婦女之生也若彼其沒也若此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瑤璚瑱珮之賢也已予姪相等伏地而號且悲母非海內之名公鉅人爲之誌且銘其墓則無以彰母之賢而垂之不朽屬予撮其行略而爲指次之者如此

張節婦墓碣

予過郡邸同客晩步溪上有一男子跣伏地而號目不幸少孤母張且亥第念上無舅姑下無伯叔孤不免轉溝壑無以延先祀故抱孤日夜泣釜且屢橾矣人或强之嫁母斷髮自誓又抱孤日夜泣

勤績紡或爲隣嫗刺繡浣滌傭故獲拊孤需其長
以迄于今年七十矣縣有司按里中長老言申其
事于府府上之監司及御史臺覆之無異牒按國
家故事疏當聞之　朝旌其廬孤貧無以爲胥史
勤故中寢頃且夙人或以其事聞之參政朱公公
爲檄縣有司出庫貯若干金助之葬嗟乎孤無氣
力不能顯其母然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歌若干
什以寵榮之竊願丐先生一言碣之墓異日兒孫
從孱弱或歲時過掃稍稍低佪覽睹之亦足以鏡
來世也予聞其言矜其色殊喑嗚涕洟不自已問

其氏名曰姚世英也客曰兹郎某里張節婦兒也
予所故聞而耳熟之者也已而出所抱御史臺及
監司郡縣者所申與覆之牒又及他縉紳大夫所
矢歌大較如世英指余悲而許之顧病甚閒一出
郡邸輒一過跣而伏予閤辭以病英復輒喑嗚涕
洟不自已如初予悲而書之曰嗚呼世之賢節婦
者以節婦貧而不二嫁而卒能立其孤以至於今
也顧英卒以貧困其所請之縣有司而郡而監司
而御史臺而他縉紳縈縈不自已今復請之予不
敏其所爲喑嗚涕洟跣而號者幾不秦庭之哭英

非古所稱服勤而不沒其親者乎哉嗟乎張之生也不及旌廬而沒也猶及題其墓若此百年之下里之過而採樵其恐剪其樹乎哉傳曰閒一得三予始得其母又併得其子於是乎有感時萬曆四年秋七月望日

非古所稱服勤而不改其親者乎嗚呼哀哉文生
也不及旌廬而歿也猶及見其墓者此百年之下
里之遺而孫棋其孩焉其樹乎哉傳曰聞一而得三
乎始得其母又得其子於是乎有感焉萬曆四
年秋七月望日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家乘録

丹徒紀事

嘉靖庚子春予領青陽令青陽跨九華山而縣其君子則閑於文辭其小人則好設機利力鬭訟予以六月二十四日赴官逆於道而訟者凡千人予稍與民約法無訟惟力田習禮讓衆皆謝去已而頗廉其邑之故豪而訟者與其黠而蔟民訟者稍稍按法枚坐之其邑多冶金而僞爐而市者僅數

百家而治者半焉又廉其偽甚者救坐之餘金出之境邑人大恱焉視縣僅六十五日而以先君南溪公病沒奔喪來歸矣邑之父老携其幼遮道而哭送之者殆千人已而先孺人繼病沒壬寅服闋癸卯秋始及謁選補丹徒丹徒綰江而縣頗衝疲焉時以哭先人之喪過瘠病怔忡日怖死業欲毀檄矣友人唐司諫過焉強之且曰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莊生不云乎瓦鑄者巧金鑄者拙丹徒故多名醫君姑之官而醫醫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焉以明年二月之官夏大旱當是時火

入斗而南由蜀漢抵豫章北逾江淮吳越蓋數千里也而吳越爲最甚民大饑猶幸徐以北黍稷麥菽稍稍收也然江淮間僉閉糴穀價日踴石千錢予迺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閼血爲患矣五伯會盟猶且耻之而况於四海一家乎聞古之救灾者增價以招商未聞閉糴也諸司僉罷令已而予以救荒無他法惟貲多糴迺括縣之厚貲者數百家令其四出糴榜曰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聽各隨便轉糴官無與已而縣以内轉糴而貯者累數萬

衆稍稍恃以無恐于又括庫金凡數千金而羸則
又請以轉糴或得其什二之美以備賑巡撫丁公
一夔下其法於諸州郡於是穀價稍稍平然濟沛
而下北及京師金減半頗聞京軍以月糧籌轉市
每石僅三錢于建議頻年歲饑戶部於漕糧中數
靳不肯多議蠲莫若於請蠲之外多議折多議折
則每石五錢金耗七斗七升咸可減免　朝廷且
不費而惠矣便甚巡撫丁公大悅上其議於　朝
於是江南諸郡漕糧得蠲者四十萬石議折者復
八十餘萬而以本色輓者特八十萬而已于時又

聞南京倉可支五年而美復議減價平糶之法於
丁公丁公則又轉以咨於南戶部而南戶部奏如
議江南雖旱甚而其穀價卒不甚貴者凡以諸畫
故也丹徒之田半枕山半枕江枕山者惟近池窪
者稍及槀刈而已餘並旱熯死而枕江者猶得以
時其潮之升而相灌溉故獨無患予迺請以蠲者
及其不盡蠲而議折者歸山田餘則以歸江田而
山田之民得以無稅也已而編里甲予按故牒凡
戶禮兵三部歲派如袢襖淺船光祿寺肥豬肥鵞
及歲貢鄉飲酒之屬歲所不得罷他如工部坐派

二銖顏料生熟銅皮張之屬則嘉靖以來歲所緩解即解亦罕及掣批附卷者大較縣之猾與其吏胥者互相侵牟而已於是括縣之歲額凡萬金予迺議罷去者五千金其五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辦里甲也未幾編均徭除巡司弓兵額係江防外其他若鋪兵皁隷甲首門子館夫渡夫之類固可十而五六也於是鋪兵故七十餘人而議罷者四十餘人皁隷故二百人而議罷者一百一十人甲首故二百四十人而議罷者一百六十人門子館夫渡夫而下率倣此縣故額均徭

凡五千金而弖之議罷者殆三千金其二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又得以無辦均徭也已而又榷夫按故事每田十畝榷夫一名計銀五分七釐大較歲榷田匯縣而復半甚且再榷弖廼罷去諸所不當給夫者士大夫之縮廚傳而過亦議以災弛力特為減革故弖吏丹徒凡二載而其榷田夫特一匯而已歲所省亦不下數千金然亦僉歸之江田而山田之民亦不以及也時則江田之民不加賦而山田之民稍得以免官府之科而共為掘蕨煮草剝樹皮而食已而散賑按故牒僉以聽

里胥者之籍而已乎閱之里胥所私者什七八也核之者再猶半僞乎一日遍召長鄉賦者而曰歲大饑其所不能輸賦者衆今且不免代爲之輸矣柰何衆皆泫然泣乎亦泣因括實徵冊而投於衆曰若各以戶之下下不能輸者試別而識之凡得數千戶彼方以代輸爲患故特力檢其下下者以聞於官而初不意乎覈饑戶也乎既得稍稍按之以爲散賑者叅覈之籍矣然此特籍之在官者而已其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之間者殆衆也故時放賑者多聚城遠者一百二百里近

者亦不下五七十里及聚而不以期往往饑且疫
死者相屬間得賑率以守支日久而歸則空囊矣
寻迺以單騎遍行縣且故所括縣中厚貲之家聽
其互相轉糴及散庫金而貯者殆碁布於諸鄉者
也於是按各鄉所貯爲之沿鄉而賑約以某日抵
某鄉某鄉之饑故籍於官與其未及籍而告者僉
聽核核既信人各食之以粥而給之以印符曰某
饑戶該穀若干聽其隨便而支貯穀者則各按戶
收符爲劵已而山谷之携贅犇蹷及瘦且惡嫉者
屬於道寻一一爲之拊問而賑賑者凡萬八千戶

而以之覆里胥所籍特什之二三而巳乎散賑匝兩月雖病怔忡不敢厭倦凡窮山絕壑無不携病而過按戶而食活者凡數萬人然卒以沿鄉而貯沿鄉而散卒並免守支與其聚而爲疫者之患也當是時江以南饑而待賑者數十州縣巡按呂公洵下散賑之令曰災有異等人有異材地有異宜諸郡縣其各上所散賑之法乎按古散賑之法惟曾鞏趙忭爲最然特紙上之言而巳及按縣又不得不隨所睹而布畫者乎一切細大並隨便措置而撫按諸公又過以乎所建議並中機宜也每一

議上不特按行而已且并下其議於數十州郡數十州郡或合或否然大都採予議而相准以行者什七八也已而　天子勑各撫按凡諸郡縣吏救災有異政者其以聞而撫巡二公並以予首江南諸郡縣聞於朝予亦尋得入爲禮部儀制復徙吏部司勲矣此特議災行賑之略也他如恭爲儉約問民疾苦凡受訟毋以期其及兩相輸而罷不願招擬而讞者聽故訟者百人其及按罪收坐者特五七人甚者一二人餘皆面諭罷去故人人自便凡徵科毋以笞與民爲期會而已縣庭中嘗竟

日無人迹者鄉大夫唐公侃故孝廉以南京刑部郎中沒於官而無以爲殮則解囊中金爲之殮而歸又爲之市腴田八十畝以食其家請唐司諫銘其墓祠之於學宮令其孫得隷之衣巾以奉祠事特耻爲俗吏孳孳然以與俗約法便民爲務間則聚生徒與之解經問難不輟寒暑御史嘗乘軺刺縣中大猾犯法者輒自劾曰某治官無狀然他無骫法者御史爲之霽威而罷御史又嘗議勸分子前曰古者勸分之政譬之剜肉而食人也縣中獨有勲戚家若魏國公而下所占沒洲田而負官租

者殆鉅萬按法追之則不必勸分而備賑者半矣御史大悅復欲收坐之予特抱案不以上出以諭勳戚家亟爲輸官且免罪入以解於御史庭且請租既至乞無相坐三日夜江上艦米者魚貫不絕凡萬餘斛其事上多木強繩下以威而不盡法率類此惜也其志雖勤而經術疎淺不足以傚古者循吏之遺此則到今來猶多愧心者也嗟乎使予今縮縣綬爲吏豈敢譾譾若是已乎時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附錄丹徒縣荒政記　祭酒姜寶撰

嘉靖歲甲辰鹿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灾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旣嘗移檄諸司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　京師因徐沛以北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踊於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益大畧與蠲等巡撫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輓僅十之三四而已公爲丹徒請

而兼及於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梡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溉也而稍稍收於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郎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民因寬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田而

田少稱下下戶者未遍也於是乃議賑先是公以徐沛間歲頻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貲者恣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既而又虞里胥者籍饑戶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爲病已故悉檢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饑戶也凡饑戶之籍於官者既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間者未遍也於是

又議爲沿鄉審放之法以單騎遍行縣每至一鄉則故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僉聽核核而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券前此厚貲者之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取償而已公盡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奪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饑下戶以聽審而守支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聚而爲疫癘之患既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欺

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爲記者王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猶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視病人能盡見五藏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非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

通神者歟不然事至難處亦難濟何其善處而
能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
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爲災正疾多而病道
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予亦安得不
爲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爲公記其事乃爲盧扁
者傳寫其方事也而水灾與旱灾異江田漂沒
與山田赤地同又在後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
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
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湖之歸安人嘉靖戊戌
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而予所記者荒政也

故荒政外不及云

府江紀事

嘉靖辛亥春二月予由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陞廣西僉事特頗聞執政所措竊自憐願爲棄官投檄矣秋七月適應警菴公檟總督兩廣輒遣吏移文強之且再予始以壬子入粤右粤右諸道惟府江爲最險兩岸山既壁立盤礴六七百里而又叢木深箐諸猺獞數出沒刼殺吏民正德年間陳公金大征無功而府江道兵威不行遂以孤壘與諸猺獞相羈縻而巳陽朔縣特甚陽朔縣抱江而城

蓋綰府江之咽喉者數十年來古田諸部落刼殺
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甚且縛陽朔令及其哨江
百戶殺之督府歐陽公輩嘗疏請三省夾勦未果
已而應公至陽朔吏民之泣而請兵者朝且夕也
比予至公輒以函牋賀　萬壽事檄府江道兵備
副使楊公而故以署府江道檄予且以大征一切
軍興事宜屬之予抱檄行部稍稍按徃牒及帳下
吏士諳兵事者大畧治南粤諸夷莫善於鵰勦莫
不善於大征何者夾鏟醜類其內悍鷔鷙者特十
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鵰之而餘不以及

則諸部落罪案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湮山刊谷
而部斬之矣其爲功莫眞於鵰勦而莫贗於大征
鵰勦者師不移時倐而入倐而出如鵰之搏兎然
故其爲功最眞而大征者非徵兵備餉者踰年不
辦兵未集而賊皆走險矣其始也兵連禍結其繼
也率斬他賊以緩罪故其爲功多贗然當事者往
往利附大征而不便鵰勦大征之師如泰山壓卵
奏捷之後輒冐爵賞而鵰勦之法少不利則罪且
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按故當事鉅知鵰勦之
善而不敢遽行者有三一曰將士不勸習二曰覊

道不審三曰機事不密乃按部署諸戍兵凡五千汰其老者弱者及括其空名而隷尺籍者于是嚴之以古者什伍之法使之朝夕勒戰而上中下其食焉上焉者則授之摧鋒或爲伏隘而以將領之驍悍者統之次焉者則列枹鼓赴干櫓而以將領之老練者統之下焉者則以給兵馬儲糗之役而已又日出金錢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團射及其槍牌諸技於是人人頗願自爲戰而又以嚮道不審者諸猺獞盤阻山谷之險縣崖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旣不得入何以測

彼己習向背而覘緩急於是別募死士爲緝事軍
且令各携善繪事者而入夜行晝伏分道深入至
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某賊巢爲左某賊巢爲
右某巢梳某隘某巢控某江某巢與某巢相姻黨
當別爲行間某巢與某巢相讐殺可遺金錢使之
相攻擊而其圖又恐邏者之偵及也以藥筆傳之
紙絕無可睹見者出則又按圖別聚沙爲山谷狀
不二三月間而府江所轄諸夷砦其最狡且險者
八十二處稍次者亦不下百餘處大略僉如掌股
間矣然亦不敢輒案舉鵰勦之法惟日以戍兵巡

邏山谷間又往往剌熟猺獞者出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慫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已而諸熟猺獞又以予故推誠拊之也亦往往以黨中陰事或相讐殺及其險夷時時向予指畫予輒厚遺之而歸又未幾他獞猺故行刼殺者且患予或按兵鵰勦亦時時隨諸熟猺獞出行謁矣予亦厚遺而遣之間擇其罪案最著者大桐江輩刼殺吏民數多予僅腕一酋之目以歸當是時予雖未嘗按舉勦之法而諸夷酋故行刼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携之還故穴而風雨凍餒恐恐朝夕矣已

而入監鄉試事旣竣陽朔吏民復告急應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久矣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爲功兵志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疲於道路者數十萬家且陽朔諸獞本古田部落其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征則兵連不解爲患匪輕矣由予觀之治夷如擊狐出則疾刺之不出則聽其穴伏而已毁城熏社非計也倘聽某鵰勦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縣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鵰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賊不畏且柰何予又前言

曰陽朔塹江而縣左則金寳頂等三十餘砦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爲表裏者也鬼子等賊殺縣令張士毅以來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府必征故也某若聲其罪以鵰勦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亦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況鬼子砦前則帶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讐其刼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亭歸括所部署得戍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隷都指揮鍾坤秀於擂鼓砦即控金寳頂故處以斷其右臂者

也而諸獞中日遣其黨偵予兵動靜雖予之左右
吏胥亦時時與之私金錢者且鬼子砦亦揣知吏
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賽神起兵稱亂矣予乃分
所部署兵爲七各按日時或詐渡荔浦而東或越
富川而南或扼陽朔江而脅或從恭城而背或從
平樂而突並夜則啣枚晝則伏山箐中所過道立
幟而輒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賊砦矣他各
閉砦自完無得擅出及舉兵相嚮舉兵相嚮者輒
移師夷之當是時予之戍兵僅五千人特分道疾
入而又以兵扼江江東西斷而爲二諸夷酋並膽

落四望旗幟彌山谷固不能測官兵若干也雖諸
將領亦各自按牒分兵力攻抑不自知官兵共若
干也不終朝連破十七砦而子又以恭城諸鄉兵
及他熟猺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前後俘斬
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幷被虜幼口凡千人以歸
是役也軍門遂不遺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
田且十餘萬畝矣旋師之日懽聲動地非獨陽朔
孤城得以稍完而他州縣凡被夷酋所占沒田廬
與刼略牛羊男婦者僉來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始
列其事於朝　天子爲之加公兵部尚書平蠻

將軍鎮遠侯以下賞賚以差予亦與都指揮鍾坤秀僉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朮輩相與帥吏民伐石而碑僉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之署兵府江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畧大較以鵰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猺爲導俘斬數多且千人以上抑亦古今所未覩者他欲築廣運足灘二千州屯戍兵并槎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夷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爲利又議永安脩仁一帶韓襄毅公所勦殺太多雖

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莫若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土狹者聽其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願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倘於五屯之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也會予明年改爲大名道副使事雖未及施行而粤之人至今猶有按其說而傳之者

隆慶二年十二月望日書

附錄陽朔紀事碑 山西布政前廣西提學僉事王宗沐撰

廣西陽朔縣治介盜區而胡北獞尤稱逼肆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兵參

議因而驁桀逋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邀之擂鼓山殲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殺牛誓衆謀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擣其穴別以知縣王弼率舟師往來江上遏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堡

兵駐石井防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襲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詗者還報而賊少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地指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蹄千戶孔繼宗克木羅水鷄劉承緒克馬騸外祚百戶李環克爐岩義勇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滄克刀山強布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顆擒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是威震遠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遂昌應公文

武爲憲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便宜而茅公又
弘才壯志畫中機宜方戰日雨甚公焚香禱天
願以已生二年易晴二日佑將士其勤類此故
能約兵省費而斬獲奇捷誠傳載鵰勳所未嘗
有陽朔里戶婦子自是始知樂生日臥帖席云

三黜紀事

嘉靖戊戌予舉進士或有謬以予善古文辭聞于
執政者又二年適方士以禱祠之術獻　天子
而執政貴溪公欲應　明詔大蒐諸少年習文墨
者入爲詞臣予未之知也同年陳君昌積過予稍

稍洩且屈指數某某某凡八人予與翁君大立僉在數中予甚駭俄而翁君從外來予迺私膝翁君而謀曰君得無以執政所籍我輩為詞臣者而過乎語所謂宰相奴也翁君咈然曰是也且柰何予曰君何以[illegible]知貴溪公翁君曰客有私以予文示翟[illegible]石門者故執政帷而闔謀遂相及耳予曰某殆未之識者也抑何以次諸君數中翁君曰詔選庶吉士聞同鄉唐漁石張甬川兩先生嘗僉以君氏名薦於貴溪公已而事雖寢猶雅重君才近聞同年吳君春特口譽君不置也予且過辭翟公所

君第請之吳君可免矣明日吏部有寫本人者轉相責讓頗激聞翁君已免子憤鬱甚迺爲書數千言以辭於吳君春而書中語稍稍侵吳君且咎其不當汙我爲也而吳君者執政婿也亦怒遂以其書投貴溪公鞅鞅恨甚且誡吏部除子邊徼令適文選郎中李公闇先故嘗雅以文相友善者力爲講解迺得除青陽縣然按青陽令久無甲科者甲科自子始已而青陽以喪歸壬寅服除癸卯謁選吏部適執政分宜公以其邑缺令遣從事者以子屬文選時文選郎中子同鄉鄭端簡公曉也子亟過

辭於公公亦憐予數以解於分宜卒不可巳而刺
其故則友人員外郎朱公某嘗以予所故録詩什
者褒示彭内翰某彭内翰某則分宜邑子也遂以
轉相聞而器許之耳予既窘業且按例請補教公
亦稍稍聞又他同年某問以語分宜之子太常君
曰某予湖中故以狂且拘聞者也君何利焉假令
令分宜第不便巳而彭内翰别請補同年江君應
選而予遂獲免予雖免而分宜父子所深憾而讐
且欲中以危禍者屢矣予補丹徒會歲饑而
天子詔求救灾異政撫按金以予首江南郡縣以

聞他使君又例以賢能聞者凡十餘上又適唐漁石公爲吏部尚書公入吏部三日而予擢儀制又未幾徙司勳是時吏部侍郎華亭徐公方引擢天下材望之士而士之有志當世者以不及出其門爲恨而予故門下士也顧特廬喪時嘗過弔之適他沮來歸而予之罪釁稍稍屬公齒頰間未幾文選司郎中高公簡坐他釁謫戍尚書唐公削籍予與司封何君遷並外調居二年徙南京車駕又徙精膳當是時侍郎公已擢爲宗伯譽望籍甚中外士無不人人願其入相　天子者適其子以科

場事爲監試御史者論列於朝時己酉秋八月十五日也俄而給事中萬君文采復和之久之未報九月二十五日予由省署退私過某某亦公門下士也且前滕予曰聞兩御史業已論列其事彼監試職也無足怪者第科中萬君不當復爲云云耳且不知疏所論列何狀聞萬君者君故同年也倘肯私爲刺之否乎予難之曰彼且抗疏論大臣豈肯輕以示人某又曰君第往今踰月矣不旬日邸報且至吾特亟聞其槩耳予故熱心人於某亦雅以文章相友善者也遂許之某輒餞予遣吏一人

同予過候萬君萬君者故多病於縉紳間絕無他往來者且館西闕門一中官家予以刺入閽者曰病且久嚮不見賓客予復詰閽者曰吾同年故知非他比也而且第報食頃萬君出予前揖言曰希闊久矣頃聞君有大建白何如萬君曰慙愧慙愧某且不知好醜妄有論列業已辦青衣待罪於此何敢稱建白乎又前曳予衣而曰君茲來甚善某滇人也萬里孤臣且母年八十兒尚孩携旦夕或他變惟君與諸同年共爲携之還故滇吾無憾矣予掀髯笑曰君之事豈特遽至此且試出疏稾觀

之萬君猶三謝不從已而予曰君且托予同年輩以母子爲之周旋萬里區區疏藁獨不可出而臨觀之乎萬君始口誦疏中砵語十餘字予曰君第出疏予當爲君擘畫茲事使其言而當歟則君固當從今以直聲聞天下也使其言而否則君之事或屬不測予第當如君所屬一一善計也萬君始按疏本末而口誦之因得君所論科場外復及叅劾公云云予愀然變色萬君亦愕曰予且不免逮繫矣乎予笑曰科場事業已有臺中兩君論列之矣君特按其事而尾言之耳何以遽爾逮繫也萬

君曰爾何爲色變予曰君茲舉且重拂天下公議矣爲之柰何萬君曰予頃謬爲此疏臺諫諸君並以予所言特壯而君何以獨爲云云若此予曰今執政分宜公溷亂中外者久矣中外士大夫無不人人日夜覬望其去抑且覬望公與荼陵公同心秉政者今君所言豈以分宜公固當久相便國家乎然君爲天子耳目臣抗疏論列不以及分宜而以及某竊爲君不取也萬君復曰分宜公天下士大夫故嘗論列之久矣予第言人所不言者耳予又獵襟起曰古語固有世所不言而獨言之者彼

第以所言者固天下公議批宮䦱犯權倖人不敢言而彼獨言之者耳君今日所言則天下之不忍言而第不以言者君迺獨言之可乎萬君始鞅鞅不自安復前曰今且奈何予曰君自今以往宦轍屬不利矣萬君曰行且考察其陰擊予而去之乎予曰南都耳目最公彼焉能考察及君也又曰然則何云不利予曰君第徙邊徼一僉事或考滿後當按故事領一叅議以歸不然殆不免穆生所云矣予兩人笑而别遂携所從吏以其所耳接於萬君者一一口覆某蓋是日申刻也寻是時豈知某

以予曩不及弔喪兩相猜故爲曲計詭予而特偵其事本末將以入媚於執政者也已而予辭去某輒向夜分繕寫云云遣使馬疾馳以聞於公公始大怒數以遍告中朝士大夫且謂予險詖陰賊若此而南都卿貳以下其以考滿及函壽牋赴京邑來歸者往往私以轉語予予無以自辯抑聞萬致齋尚書公而下軒然爲僕口訟之者然而某既先邸報以所托予探萬君者私聞於公公焉得不信公既信焉得不爲睚眦深刺骨予之罪始膠漆牢固卒無以自解矣未幾予徙爲廣西僉事已而稍

稍以矢石勞問及敘録又未幾輒坐罪搆削籍以去予所欷歔嗚咽者豈可勝道也雖然猶幸公厚德海内學士大夫所共指爲富歐韓范不恐深中以危禍予猶得少延殘喘以至於今縱不及翱翔四方以戮力當世猶及遵初服狎麋鹿而臥泉石則皆仁人之賜也嗟乎予因系之以言而誠諸子姪及族姓曰吾故三獲罪於執政而祖父所手詩書教我望我與我生平所自爲襟負者今殆已矣然而曩時盛爲劖刻之行辭詞臣辭分宜雖不得士之中行其過猶薄且故與詞垣者或他改郎署

或辭疾不赴得無恙餘皆敗去郎如領分宜者雖
徙他官禍終不免何者人情諂訕難以完名故也
予於前忤兩公處不爲悔至於後之所忤予本師
弟間特過州里哭其喪不及遂事他日積猜結禍
卒爲讒人者所間以至于此豈盡讒人所搆哉詩
不云乎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予之所以
仰天摧心而泣而於今猶不能不爲汗發沾衣也
善乎李中丞克齋嘗謂予曰以君之才忤他執政
猶之可也而忤斯人可謂兩賢相扼也已悲夫隆
慶元年春二月書于三點堂　終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武進唐順之著

雜著

讀鄭風

詩非全經也葢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不禁其餘百家盡絕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絕谷學士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由里巷諷誦所傳故秦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之石室者猶或有錯簡而訛文者出焉而里巷之口相授受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所甚愛之詩也

今其男女暴亂之間已不可讀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況孔子所删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爲列而載之也哉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爲存之則推孔子當時所删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憤而誦絕之屢矣惡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爲經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略讒人佞士暴君

亂臣之所指刺其間足以致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戒徵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删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乎故曰詩非全經也次其說如左俟同志者擇焉

讀秦風無衣之詩

秦本豐岐之民文王二南之化其仁恕忠厚見乎兎罝形於羔羊風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可謂遠矣又繼之成康之君周召畢公之臣重熈累洽當純乎先王禮義之美者而秦武公父子一變其俗至有輕生好鬬如駟鐵無衣者出焉秦以彊立國而亦以彊亡晉本唐堯之遺都所爲蟋蟀山樞之歌憂深思遠其俗居然可見也而后六卿分晉其君臣稍以傾詐相雄儀秦之徒朝扣秦而暮入齊反覆狂悖諸侯震駭太史公所稱三晉多權變之士蓋畏之也到今千餘年以來猶稍稍有存者而當

時在三晉以詐立國亦以詐亡嗚呼後之有志經
國者毋亦慎所以權俗之意可也若我　朝
太祖高皇帝懲元人反覆欺僞之弊而特著爲令
曰説謊者斬故開國之初其所誅殺數多大略以
言語之間者相半而苟有他罪肯情輸者亦爲力
赦此正聖人之所以善權天下之俗也嘗聞長老
言成化弘治年間往往民間多椎朴無文而士大
夫恥言機利其流風遺俗尚有在者正德以來漸
失其舊而今中外縉紳之間尤甚易曰窮則變唯
在司國者厚計焉

讀豳風七月之詩

予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王業之所由興然於此亦可以識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忠有非後世人臣之所能及者盖王道以勤恤民隱爲本此篇之所陳述不獨教民農桑而已而其感時憂患雖經歲勤動常若不及其所以養老奉上雖恭敬奉承唯恐或後上以是體下下以是順上此民俗之所由美而王業之所由隆也然唯創業之君與民同起於微賤之間故能始終備嘗如是而繼世以後則往往長於深宫之中而不復知是以百姓之疾苦

祖業之艱難既無接于其目怵於其心而其左右便辟凡所以導上之好者唯一切崇高侈肆之念故其才高者則之乎神仙土木兵革富彊而以天變人言爲不足卹其質暗者則之乎女謁畋遊盤樂怠傲而甚且至於宦官宮妾日竊其權推原其自皆起於人君一念之不知勤畏也故周公之爲此詩使矇瞽日夕歌御於王之左右所以深其憂勤之念而防其逸慾之所自起自漢以來爲大臣者無復此意盖由其學術之不至故也若宋李沆之事眞宗方其幼冲而日取四方之水旱盜賊以

聞盖亦周公之遺意也後之爲大臣者不可不知

讀鴟鴞

詩三百篇皆出於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爲一家而多不同獨鴟鴞之事始末詳見於金縢之書似爲有據而無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縢之文不得其意而後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縢與豳風諸篇而深求之盖武王没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扆而朝諸侯此其居冢宰之位而代行

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懌召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謗起自宮掖骨肉之間則其說易沸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之忠處於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盖避謗於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於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

璽書留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周公之去位既久而然後漸得之也盖人臣挾震主之功而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得者亦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於是公迺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盖猶未敢明斥武庚管蔡之罪而獨托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則有難於自訟者而況管蔡所爲流言不過揺撼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畧托鳥之營巢鬻子

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爲服勞在位保定國家之忠而卒爲鴟鴞之所破旣取其子又毁其室反至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翛翛爲風雨所漂搖亦可悲也已故曰予唯音嘵嘵此其忠憤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遠而寄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感周公有風雷之變成王啓金縢以上而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説

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復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罭狼跋諸詩此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監以叛反狀既著於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詩周公東征歸而賦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以頌美周公而吟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既先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鄭諸家又因悮解金縢之居東者即詩之所言東山

也遂混合而附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爲周公旣誅管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賣亂之說殊不可信予嘗據其說而論析之竊謂是時管蔡之爲流言特譏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未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譏言及巳即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不解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後作詩以諭之則亦晚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可則止之

義曾謂周公元聖而悍鷙自用如是乎此其不解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明則人人得而誅之公固當告之成王聲罪致討又何必托爲鴟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苦而不能言者此其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文之下而金縢所言二年東山之詩又言三年何其歲時不同如此此其不解四也作詩貽王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罭之鴻飛遵渚朱子又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相云云然則成王之迎其迎於東征之時耶抑亦

避居於東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旣因
成王疑已作詩諭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
成王迎之耶此其不解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
俱不可通而數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
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附
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
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出處之際寔天下萬世人臣
之鑑而尤不可不愼辨之者故特詳之如左以俟
同志者考焉

讀史記封禪書

鹿門子讀史記封禪書喟然嘆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慾也一有所慾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爲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爲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來以雄才大略稱者唯秦皇漢武而秦皇漢武爲諸燕齊迂恠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於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於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夫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昔班固撰次古今人物表上遡太昊而下迄秦二

世不知其幾千百年之間而廼臆爲差別賢否之際敘列九品而仲尼之與弟子言聖與仁智當時亦不過據其所問而次荅之而非謂聖與仁智遽有所優劣於其間者觀仲尼嘗稱舜爲大智管仲爲仁人義可槩見而固不得其說從而冐爲之辭以聖人爲上上以仁人爲上中以知人爲上下以愚人爲下下而中上以下則不復有所爲名唐虞以上去古已遠其世次行實不可考者尚書古之史也仲尼刪之亦斷自唐虞而止以爲史以紀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實必其昭然乎天下之耳目

者然後其說可信不敢取百家紊亂無次之言以熒惑其間及仲尼沒而秦始皇燔詩書坑殺學士大夫博古之學蕩然滅絕虞夏商周以下鼎彝銘篆之文已不能辯且讀之而況虞夏以上乎況於古之帝王及賢臣碩輔隱人逸士之行次乎固起仲尼及秦焚書之後又數百年而迺謬取訛口殘簡百家所混載之名氏而一一妄第之其瀆亂不經之甚則有虞氏以前凡帝系以聖人名羣臣列仙以仁人名五鳥五雲羲仲和仲職官也而以某爲知某爲仁而以名冄人被衣齧缺戶之農之之

屬諸家假寓之言以恣其荒唐馳騖之辯者也而又或以仁或以知名其近代篇章所載昭然可見者則又老子古之聖人而放於下位者也仲尼猶且適周而問而嘆其道猶龍焉與公伯寮祝鮀讒佞之徒並列之而不得以仁知名左丘明學春秋於仲尼而能文者也然不得列乎游夏之間進之爲仁人而曾參特次以知名臧文仲以知人名孫卿藺相如以仁人名而史魚大夫種伍胥俱不得名叔向羊舌赤之字也叔向以仁人名而舌赤以知人名其他惷駁繁衍不可盡論噫固亦繆矣以

孔子之聖猶不敢強其所不知而其言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固何不自量其力而欲以一人之聞見取數千百年所不可盡聞與見之行事而品列次第之以取信於後世也其可得乎

讀亞夫傳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明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

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
平討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
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
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
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
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
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
始圍梁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
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
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

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
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
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
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
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
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
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
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韋而
投之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
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

按考于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胾不爲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徵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敎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譏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譏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譏

旣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恐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一二貴戚譏沮之間且不免於難況后世疏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論滹公誅曹無傷

古者兩軍相壘而士伍或以其情外泄於敵者必其勢困力詘旦暮爲虜矣然後先之以自納焉不然或犯軍典於彼故有不可釋之慼者沛公方擁諸侯之兵先入關而破彊秦法所謂千里乘勝也項王之兵固稱氣倍沛公而其勢未得卽衡決曹無傷豈遽倍之苟以閒嘗有慼懷沛公何沛公立誅之時不以言史傳不以載也然則項王何以言之令匹夫相讐往往匿名投之有司論殺之安知非無傷有慼於他將伍而他將伍詐爲無傷言之者亞父輩每令望氣占沛公爲天子氣文成五采

秦旣滅與項氏爭天下者獨沛公也當陽君旣破沛公軍非乘間而馳之殆不可復而常患項王爲人婦人之仁多所不忍又安知非亞父輩詐令他人言之以激怒項王也嗚呼古人覆亡於讒者之口而不能自言抑多矣獨無傷爾耶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

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
常者山立恠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巗崱屴若游
峻壑削壁而谷風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
麗逸宕若携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
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
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
相如楊雄諸君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
者曾鞏蘇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
正然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侯

知音者賞之

日本圖纂刻題辭

日本圖纂者予友崑山鄭君手圖日本諸島所錯海而峙與纂其州郡土貢道路形勝語言什器戰鬪之習者也大略按舊所傳日本考略次及海上針經而又合之以督府胡公曩遣諜者偕來歸者航海者甲之說若此乙之證若彼則又參諸丙與丁之互難歸於一而後信焉而書故南北鮫蜃之波經萬餘里指若几席其誼亦勤矣予所最愛者諸島所入寇之路既已稍爲擘畫而一切風候又

能按其潮濬所嚮以布斥候使瞭海者探君之言若臺官占渾天故事無問寒暑晝夜然則國家所以東郤倭奴者可以先其未至而待之較之收功於及岸而鬬者多矣嗟乎予獨懼夫博望未能得之以占月氏而中行說輩或從而持之以教胡人瞰候漢利害處茲又有識者之所不敢不慎也

題驚鴻集刻后

右驚鴻集永嘉項君所羅譏而自放之作也君既多雋才自喜世之士大夫之憐才者往往引君爲上客然不知者亦以此忌君而君遂蒙詬矣嗟乎

鷙鴻者君所自托也得無叱咤嗚咽欷歔慷慨於繳矰之及也而思以翩然昂飛者乎雖然幸君毀其羽毛姑爲浮湛沼沚之間茲則國風之所以怨而不怒也

跋蘭亭記帖後

嗚呼此王右軍所生平淋漓自喜而以最得意名者也數傳而沒於唐僧辨才太宗皇帝好之不能奪房魏公以才御史蕭翼薦令變服匿名詐爲客遊過辨才始及竊之還歸上聞卽日超拜翼爲員外郎帝沒之日猶欷歔飲恨不能割顧太子願借

此以自殉甚矣夫人心之不可有所溺也太宗者三代以來所號爲聰明才智傑然不世出之主也區區好字畫之工至於割心刺臂與世之巖穴僻藝之流相矜持如是其没而訣也不以宗社朝廷而以此豈非人心有所溺雖蹈水席火至死而不悟與房魏公唐諸相中名流方岸然開國非不知其過而亦曲逢所好以自媚嗚呼世之君臣相與之際求其能免此患者亦鮮矣他日讀南唐紀云溫韜發昭陵所函諸鍾王書帖盡爲兵所掠不知所之嗟乎天地間一漚㲉耳倏聚倏散倏存倏亡

孰爲我常彼有所溺焉者欲卒以身而留焉豈非其愚且陋也乎余不能無感因書之以發一笑

書郡齋左壁

予抱策事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間嘗倜儻自喜願附世之賢臣志士效尺寸竹帛間然而性踈意廣往往牴牾不遂好覽觀百家傳記之言一日得歐陽公所爲一行傳讀之廼自喜曰吾其附名氏於此乎頼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茗霅間又他日嘗貯書數千卷甚可贍吾歲時伏臘之廢而誦說於中也吾將以間去官當閉戶獨息

取所嘗扣古六經諸子疏義而沉覆之次及律曆兵賦天文輿地卜算僊釋之書而蒐獵其吉非歲時謁墳墓及訪佳山水不出非長老處士不造於其廬非其好不以見焉如是者數年然後裹糧歷遊齊魯秦晉之墟渡河洛轉荆襄南浮洞庭遵豫章迤邐閩粵其所涉名儒大賢之廬當移時而師事之而林壑間或多方技釋老與隱君子苟有聞者必俛首而扣之務得其腴而止其所歷州郡河山分裂風俗沿改與古今成敗得失忠賢志士之跡必停車而弔問之籍其所以故然後歸廼以所

得而蓄之於心合之於聖人之道其中乎否乎於是筆之於書以遺後之同志者相與參訂焉

題畫像者董君卷

曩予從尚書膳部郎時南州蔡時新嘗爲予像飄鬚渥顏泠然若蜺而遺焉當是時輿皂以下按其像卽笑指予又十餘年予以按兵粤州罪狀奪官來歸卧乎巷之上也久則旣老矣方獨息一室偃然手梁父之篇臨流而咏焉閩有董君九華者忽以像事來扣予旣像予且前言曰異哉君之幻也世之像人者往往得其顋額口鼻耳目毛髮豐瘠

廣狹槁澤黝白之似而不得其神于是以稍稍厭之數略其世之所共得而貌而於以注意於世之所不得而貌故按其像而匿其氏名間以覆之朝市田野之間無不人人得其解者斯意也唯蔡君與予兩人獨得之然蔡君方貌君之從宦也其所像者縉綬而曳組也鳴環而秉笏也然而君之泠然若蛻而遺也則固其情已遠遊於江海之上而不得以韁而縶之者已吾之貌君於林壑也其所像者綸巾而竹節也下帷而誦且諷也然而凝然若存怛然若憂幾乎古之所謂抱膝而吟扣角而

歌又將周情孔思而不能忘者君豈其始也處廊廟之間而有所遺其旣也退江湖之上而或有所思者乎時左右顧像者皆大笑予亦笑然而卒無以自解於君也因書其言以爲别

姚孺人像贊 有序

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沒而孺人哭之哀日飲漿茹糲以速病且亟亟之日醫饋以藥勿納也旣瞑其子求國中善像事者伏屍下祠而像之三易藁卒不可得何者孺人旣以哀鑠容耗肌非故所貌覩也久矣其子悲不自已請予言

系其額于感古國風女史所錄婦人女子以其感慨欷歔之間往往僉𧽚豔年方其粉黛紈綺之間而有生死悲離之感固其宜也乃若孺人之事高郵公春秋已高諸子女僉從婚且字此於人情若可少解者何其憯痛剸割而卒若此豈古人所謂婦之從一專而不化者歟抑亦其性之使然固有不必於其年之甫豔及其衰晩者歟贊之曰

國工之所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瞻依而能言者孺人璸瑀之節珮玦之容國工之所不能繪與其孝

子慈孫之所歆泣而不能言者孺人隱約之思慇烈之風孜之彤管所載國風所歌雖至於哀而或傷然以系之廟貌垂之後昆允矣其爲從一而終

趙心山像贊

公之才不可以適世兮然葛巾野服而笑傲乎丘中亦足以汗墨夫之容公之文章不可以療饑兮然操觚持简而哦咏乎中丘亦足以助騷人之幽悶友於黔婁卜業於韓康家無擔石兮長者之車數過於其堂嗚呼像之者特其圖書與冠裳焉而恐未易以寫其中之所藏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為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盖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

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閒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澉浦海鹽之閒爲聲援而自引去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閒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

敢窺抗於是經路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衡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闖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譟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叅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

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盖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

時總督胡公巳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巳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刼我我兩人譬之枹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於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

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峯欵定海關謝過閒以諭海
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刼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
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
勢固脣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
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
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
於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
巳遣子欵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
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
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

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轝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效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聞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鷙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

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善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狥城上人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緡索圜撞竿所擊故窩處竿至卽緡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

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叅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輿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皁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覊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

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
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
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
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
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
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　中朝以塡東南者念
兩公卒有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
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巳出桐鄉圍東渡錢
塘狥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
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

閩雖狃而內附中國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
由吳淞江西引方急迺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
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
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
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
始巳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詗海
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
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
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
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

兵僉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
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
益內怖日輸欵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
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
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
長會其爲人頗黠而悍迺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
非用閒急縛之則無以夾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
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
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
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

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項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

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黨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鬬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

長所賊殺故爲内附曰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
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刧欲
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内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曰
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
私海曰我固欲寛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
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
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
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
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
佯令衆爭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

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鬭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躁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欵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廵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刼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冑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冑而入平湖城中求欵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

海欲再爲欵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夂罪夂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内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夂罪夂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欵猶肻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

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餽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諠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叅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詗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諜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巳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

東沈家庄以居部下會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項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會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夥若俱夥耳遂私相稍而鬬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擣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

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
入賊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
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甬食頃人人讋而攫
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
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
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
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
級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
百勝　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

州郡閒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覊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歛歛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債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舍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戈媒於海上而因
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
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
無以伏劍報　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
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佳羊

於瞷公咨

奮厥